

心窗  
片羽

## 美的另外一种颜色

□朱朱

刚放开堂食的那几天,路边的小饭店热闹非凡,小龙虾整盘整盘地上到每张桌上。乍暖还寒的季节,已经开始喝冰镇啤酒、吃冰镇龙虾和秘制蟹,而且是花雕酒味很浓的那种。晚风吹得鸡皮疙瘩乍起也要穿短袖,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迎接夏天,仿佛是对整个春天蛰伏的补偿。

每顿饭话题都离不开旅游。阿三说前些年在非洲做生意,每年都会被抢劫,当街就抢,路边的行人看了不惊讶也不躲避,麻木得像看路边热狗摊。被抢的都很识相,把包和身上值钱的扔在地上。每个商店打烊时间很早,天没擦黑就下班了。开门营业也别别扭扭,没有大幅广告的招牌,东西摆样低调得仿佛做贼。外面防盗铁门、里面电动磁门,顾客进一道门就关一道门。有人专去非洲买钻石,卖钻石的肯定不会把店开在路边,而是在高楼,从楼下就开始有荷枪实弹的保安。阿三最开始去的那几年,夜里吓得不敢睡觉,后来街头被抢过几回就习惯了,还说那里的姑娘特别美,皮肤细腻,眼睛忽闪会说话。

老李翻了个白眼,非洲都是黑人,哪里好看了?阿三也翻了个白眼,你懂个啥,他们一点也不黑,这叫健康美。从前人们认为非洲女人以臀大为美,那些披挂着衣袍、头顶水壶的女性,果真个个臀大如磨盘,但其实,到了另一个城市,真正黄金比例的健美芭比都是一顺儿的黑皮肤。

朋友圈里有个爱时尚的老师,辞职以后开了个服装店,春夏秋冬都穿飘逸的棉和麻。自从爱上了健身,画风转变,雪白的皮肤越来越黑,牙也显得越来越白净。随着健身段位的不断升级,每天花在健身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。朋友圈里看到她,早上在吃减脂餐,上午在健身,下午在健身,晚上还在健身,哪怕是回国在隔离酒店,利用简单的器械和动作,练臀练手臂,简直是着了魔。最后,她参加了健美比赛,用心化了妆,编了细碎的麻花辫子,一身健硕的肌肉令人瞩目,更让人欣赏的是麦色的皮肤,在太阳下闪着健康的光泽。

原来做水电的阿聪在年前回来了,众人皆从他滋润的肤色里猜到了他近些年的生活状态。从前他很木,老实到不会为自己辩驳,工资被老板拖欠几年都要不回来,后来跟着亲戚去了尼日利亚,居然日子一年比一年好。据说在那里手艺人特别受欢迎,尤其是有手艺的中国人,开公司当老板的比比皆是。不那么拼命一年也有好几十万。他说那里的人朴实,人与人相处简单直接,不累,姑娘也没那么黑。老李听完白眼翻到了后脑勺,掏出手机搜到了当地的人种肤色,还有男人女人脸上繁杂的部落纹路。没来得及在桌上辩,局就散了,回到家翻开新加的阿聪朋友圈,里面有张阿聪跟一个漂亮黑姑娘的合影,那个姑娘头发披散如瀑布,灿烂的微笑溢满了热带的阳光,美好而令人向往。

鸢尾花  
任惠均

## 一棵草举起的天空

□毛文文

一棵草,站在悬崖上  
并没感到危险  
面对风雨,一直保持着  
嫩绿的颜色。留心的人会发现  
这颜色可以落在山顶  
也可以落在

悬崖下流淌的溪流  
绿是一种能高能低的光亮  
它举起一棵草的信仰  
一棵草,站在低处  
并没感到渺小  
面对践踏,始终坚持着

顺从的态势。低头的人会发现  
这种态势可以疯长  
也可以枯黄  
纤细茎干等一切安静下来  
又痴痴地向上仰望  
它举起的天空,还是嫩嫩的

紫琅  
诗会

## 旧衣派对

□明前茶

初夏,小希做换季整理工作时,从大衣柜和储藏室里整理出自己至少三年没穿的衣服三大筐。以往,这种整理出来的衣服送给保姆张阿姨,她都嫌不如她身上的花布衫干活利索。而今年,丈夫老凌见到这些衣裙,突然出了个主意:为什么不在你的朋友圈发个通知,让不介意淘旧衣的朋友来家里开个派对呢?既然咱家又没有闺女可以继承你的衣钵,不如让朋友们来挑选,喜欢的就让她们拿去。

小希一想,也对。作为一名精明强干的律师,她如今的穿衣风格与15年前刚刚研究生毕业时,可大不一样了。彻夜办案的压力,已经让她的体重增长10公斤。如今,只要赶着办案出庭,她都会在3分钟之内,穿上一身套装裙,换上了一张冷淡理性的高级脸,任凭法庭上如何风云诡谲、任凭对手请来的律师如何牙尖嘴利,她都稳若磐石。

然而,她蹬着高跟鞋气宇轩昂走出去的时候,也会感受到老凌叹息般的凝望粘在她的背上。以她的敏感,她不难意识到,她如今这副样子令他有说不出的滋味在心头。当年,他们初识时,她可是弹过琵琶、下过围棋、种过花篱、练过形意拳的文艺少女。

有可能,他赞赏她今天的成就,但更怀念从前那个清流般的、带着文艺腔的伴侣,所以,当旧衣理出三大筐之后,他会以这种委婉的方式来提醒她吧。

说干就干,周六,小希特意让先生和儿子回了婆家,她在家准备好清茶、水果、手工茶点,等着朋友们陆续光临,把这儿变成“女儿国”。

这是一次洋溢着欢声笑语的聚会,不同职业的女友们把小希家的穿衣镜围了个水泄不通。除了小希的实习生和助理外,大部分人都是结了婚一二十年的女子,平时,是外科医生、

是高三骨干教师、是企业培训师、是法官,是研究金属疲劳的研究员。大家把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都放在一边,好像回到了大学女生宿舍的夜谈会上,言笑晏晏,一面试穿、一面点评,还一面感叹岁月的流逝,让小希狠下心来割舍这么多一流的衣服。

小希坐在一旁,捧着一杯茶,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。也亏她有过目不忘的记忆,这些衣衫的来路,竟被她解释得清清楚楚:

那身香云纱的旗袍,是她学琵琶时老凌特意去广东顺德扯的面料。那一年,老凌听说广东有家老厂还保存着刷河泥为香云纱上色的古老手艺,特地从出差地广州赶到顺德,凌晨四点钟就去围观工人们从附近的溪流里,将洁净的河泥一桶桶舀出来刷染香云纱的壮观场面。只见比足球场还大的草场上,工人用竹帘子将香云纱绷直,架放在绒绒的草地上。玄色的河泥用滚子刷上去,要涂刷得厚实均匀。之后,大汗淋漓的工人还要为这广袤的晾晒场搭起一个黑纱凉棚。染色必须在早上7点之前完成,这样,布匹浸润在黎明时分散射的光线中,才能形成香云纱一面深黑、一面豆沙棕的独特色彩。而晾干后的布匹需要在齐腰深的溪水中再三漂洗,才会形成既柔韧又铿锵有力的厚实质感,才会有那份属于大家闺秀的从容气韵。那时,老凌是多么上心啊,为了买到古法制作的香云纱,他非要现场去看过才放心。

那一身水彩画一样的连衣裙,是老凌的手绘作品,那是他邀请小希一同去看植物园里的鸢尾花之后,心血来潮之作。那时候,两个正在实习的穷学生是多么喜欢人迹罕至的植物园啊,春天,深紫与粉紫色的鸢尾开遍了植物园的湿地与溪流,有的甚至开在

池塘中心的小岛上,无论多么浓烈的颜色都是水漉漉的。老凌痴看半晌,说要替小希画一条裙子。

而那条玄色的亚麻阔腿裤,缝了一条苗绣的缙边,简直可以去拍武侠片。那是他们刚有儿子那一年,两人轮番背着儿子去贵州旅行,小希看中了垫在苗家人背篓里的靠垫,一针一线,密密地绣着龙凤,鸟纹、蝴蝶纹、角纹、漩涡纹和几何纹随心所欲地穿插其间,看似漫不经心,实则严密对称。靠垫是苗族人的“子孙垫”,垫在背小孩子的背篓里,有的要用三代人,因此要价很高。两人凑了所有的余款,才勉强买了一副。后来就做了小希练功裤的缙边。那会儿,老凌和小希都迷上了“八段锦”,两个人走出去都是玄衣玄裤,好像武侠片里的师姐妹……

小希就听到试衣人感叹:“要不是将与这些旧衣告别,你恐怕好久没想到这些有意思的过往了吧。”

小希就是一愣。没错,如今她成为包裹在各种昂贵套装里的律政俏佳人,经常以“忙”为借口,谢绝老凌看花、散步、谈心的建议。她也已经好久没空练八段锦,套着琵琶的锦袋上蒙着细细的一层灰尘。当年,她是书痴,经常掌灯看书到后半夜,如今她依旧爱买书,爱去各种网红书店打卡,却再也没了把一本书从头读到尾的兴致,再也不会与老凌为美国作家菲利普·罗斯是否真的伟大争得面红耳赤。

开个旧衣派对,只是为不合心境的衣裙寻找它的新主人吗?也许这种温暖的回顾,还让衣衫的旧主人能够回顾昔日的美妙时光,找到自己的初心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她应该加入试衣的队伍,留下三两件衣裳,作为自省的凭证、反思的开端,回望她脱下铠甲、变得柔软纯真的那一刻。

玉兰  
一瓣